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一

稗編

六曹類

兵曹

貞觀中內以十六衛畜養武臣（褒公鄂公之徒並爲諸衛將軍）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寇兵蠻夷戎臣常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戎臣常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爲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十四府

（凡有四十萬人）三時耕稼襏襫耞耒一時治武騎劍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拔人人自愛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捽豈暇異略自貞觀至于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强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剗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强寇（奚契丹吐蕃雲南大石國）十餘年中亡百萬人七聖旰食求欲除之

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爲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乾燕七國近者祿山僕固是也居內則篡、卓莽曹馬已下是也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其置府立衛乎、杜牧原十六衛

慶曆二年、籍河北強壯得二十九萬五千、揀十之七爲義勇、且籍民丁以補其不足、河東揀籍、如河北法、其後議者論義勇爲河北伏兵、以時講習、無待儲廩、得古寓兵於農之意、惜其束於列郡、止以爲城守之備、誠能令河北邢冀二州、分東西兩路、命二郡守分領、以時閱習、寇至、即兩路義勇翔集赴援、使其腹背

受敵則河北三十餘所常伏銳兵矣朝廷下其議河北帥臣李昭亮等議曰但當無事時便分義勇爲兩路置官統領以張用兵之勢外使敵人疑而生謀内亦搖動衆心非計之得姑令在所點集訓練三二年間或藝稍精漸習行陣遇有警得將臣如抱眞者親馭制其陣隊示以賞罰何敵不可戰哉治平元年宰相韓琦言古者籍民爲兵數雖多而贍至薄唐置府兵最爲近之後廢不能復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出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練簡與唐府兵何異陜西嘗

剩弓手為提河北河東陝西皆控西北事當一體

請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涅手背一時不無小擾

終成長利天子納其言乃遣籍陝西義勇得十三萬

八千四百六十五人是時諫官司馬光累奏謂陝西

頃嘗籍鄉弓手始諭以不去鄉里既而涅為保捷正

兵遣戍邊州其後不可用遂汰為民徒使一路騷然

而於國無補且祖宗平一海內曷嘗有義勇哉自趙

元昊反諸將覆師相繼終不能出一旅之衆涉區脫

之地當是時三路鄉兵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議

者必曰河北河東不用衣廩得勝兵數十萬閱教精

熟皆可以戰又兵出民間合於古制臣謂不然數十萬者虛數也閱教精熟者外貌也殊不知彼猶聚戲若遇敵則瓦解星散不知所之矣古者兵出民間耕桑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既賦斂農民粟帛以給正軍又籍其身以爲兵是一家而給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財力安得不屈臣愚以爲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放還況陝西未刺之民乎帝弗聽於是三路鄉兵唯義勇爲最盛（宋志宋義勇民兵）

國家建都兵悉屯於京畿更戍郡邊以虎符出納其分布於諸路有隷將兵有不隷將兵當熙豐盛時倉

中外禁卒凡九十五萬人而土兵廂兵不在數焉自熙豐至宣和間禁軍闕而不補者大半而崇觀以來有事於西夏南平方賊北取燕山其所逃亡陷沒者又半之而靖康間金人再犯闕其潰敗損折者又不可勝數也建炎初勤王師萃于京畿者三十餘萬其大半皆良兵而朝廷不復揀擇留屯要害之地悉罷遣之其後逵言乞募兵於河北關中京西東合十餘萬更番以衛行在既遣使矣言者謂不患無兵不當募遂罷今西北既復為金人之所蹂踐而東南之人類多孱弱未知於何所取兵而可也既稍復方鎮之

制若使之募兵以備出戰將校偏裨皆預選任以時訓練之又團結民兵以備守禦鄉村坊郭各隨其宜規制官田如戶絕天荒屯田之類以養民兵之可以出戰者如弓箭刀弩手之法然其要在於擇帥臣以總之唐馬燧之鎮太原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弱燧募廝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敎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長短之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爲戰車冒以狻猊象獸戟而後行以載兵止以爲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精銳居一年闢廣場羅兵三萬以是威震北方李抱貞之鎮澤潞也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凋刓

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得介僩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罰比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衛戍卒二萬不廩于官而府庫實繕甲卒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而李德裕之帥蜀也當南詔入寇之後蹂踐千里乃料擇州兵之任戰者廢遣獰耄什三四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精利率戶三取一人使習戰貸他役勿事謂之雄邊子弟其精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慕義左右連弩其士曰飛星鷙擊奇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一軍而威聲隱然震于西

南李氏論擇帥以練民兵

唐初蕭銑據荆襄敗於李靖諸郡皆降而所召援兵至者十萬人李煜據江南其亡也亦有援兵十數萬宋朝靖康之禍勤王之師至者絕少纔有之率皆望風奔潰不敢向賊發一矢宋朝兵費最多兵力最弱皆緣官自養兵紹熙中張魏公在川陝以王庶節興元制置利夔二路軍士於興洋金蓬閬達諸州令縣選強壯兩丁取一五丁取二戶與免物力錢二百五十千五十人為一隊長以知縣為軍正尉為軍副月閱於縣春秋閱於郡不半月有兵二十萬乾道初

宿亳之役禁旅多出征江上之備空虛陳福公首獻民兵之策及登庸亟欲推行會罷相遂格然兩淮已用其法而荊襄尤有成規開禧用兵禁旅多敗而兩淮山水寨萬弩手率有功特爲官軍所嫉無以慰其心盡其力耳丙寅虜大舉南牧圍安襄以撼荊鄂宣司檄召諸處兵與湖北義勇俱往救諸郡兵不待見敵而潰所過鈔略甚于戎寇獨義勇隨其帥進退不敢秋毫犯蓋顧其室家門戶故也張宣公帥荊州與朱文公書亦云郭杲嘗獻緩急保江之策某折之曰劉信叔劉共父皆嘗有此論直兒謬計也縱賊入肝脾裏

何以爲國上付公以北門當盡力報國要軍糧此間當應副事苟不濟守臣伏節而死耳郭聞之悚然某之所恃者有義勇二萬六千人也。羅大經論民兵之利

熙寧初王安石變募兵而行保甲帝從其議三年始聯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詔畿內之民十家爲一保選主戶有幹力者一人爲保長五十家爲一大保選一人爲大保長十大保爲一都保選爲衆所服者爲都保正又以一人爲之副應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貲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兵器非禁者聽習

每一大保夜輸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强盜殺人放火强姦略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己又非敇律所聽糾皆毋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於法類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强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既行之畿甸遂行之五路以達于天下時則以捕盜賊相保任而未肄以武事也四年始詔畿內保丁肄習武事歲農隙所隷官期

日於要便鄉村都試騎步射並以射中親疎遠近爲等騎射校其用馬有餘藝而願試者聽第一等保明以聞天子親閱試之命以官使第二等免當年春夫一月馬藁四十役錢二千本戶無可免或所免不及聽移免他戶而受其直第三第四等視此有差藝未精願候閱試或附甲單丁願就閱試者並聽都副保正武藝雖不及等而能整齊保戶無擾勸誘丁壯習藝及等捕盜比他保最多再盜比他保最少所隸官以聞其恩視第一等爲都副保正有闕選大保長充都副保正雖勸誘丁壯習藝而輒強率妨務者禁之

吏因保甲事受賕斂掠加乞取監臨三等杖徒編管配隸告者次第賞之命官犯者除名將難使之習武備而未番上也五年判司農寺曾布言近月保戶數以狀請縣願分番隸巡檢司習武技提點司以聞朝廷及司農寺未敢輒議願下提點司送中書詳審付司農具為令於是詔主戶保丁願上番於巡檢司十日一更疾故者依番代之月給口糧薪菜錢分番巡警元豐二年十一月始立府界集教大保長法以內侍省副都知王中正閤門使狄諮兼提舉府界教保甲大保長總二十二縣為教場十一所大保長凡二

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一色事藝置教頭十凡禁
軍教頭二百七十都教頭三十使臣十弓以八斗九
斗一石爲三等弩以二石四斗二石七斗三石爲三
等馬射九斗八斗爲二等其材力超拔者爲出等當
教時月給錢三千日給食官予戎械戰袍又具銀楪
酒醪以爲賞犒三年大保長藝成乃立團教法以大
保長爲教頭教保丁焉凡一都保相近者分爲五團
卽本團都副保正所居空地聚教之以大保長藝成
者十人衮教五日一周之五分其丁以其一爲騎二
爲弓三爲弩府界法成乃推之三路各置文武官一

人提舉以封樁養贍義勇保甲錢糧給其費是歲引
府界保甲武藝成帝親閱錄用能者餘賜金帛其年
府界河北河東陜西路會校保甲都保凡三千二百
六十六長壯丁凡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歲省
舊費緡錢一百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歲費緡
錢三十一萬三千一百六十六而團教之賞為錢一
百萬有奇不與焉凡集教團教成歲遣使則謂之提
舉按閱率以近臣掖內侍往給賞錢按格令從事諸
路皆以番次藝成者為序率五六歲一遍獨河東以
金帛不足乃至十一歲上以晉人勇悍介遼夏間講

勸宜不可後詔賜緡錢十五萬時繫籍義勇保甲及民兵凡七百一十八萬二千二十八人帝又言節財用安石對以減兵最急帝曰比慶曆數減矣因衆河北陝西兵數慮募兵大少又訓擇不精緩急或闕事安石則曰精訓練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習兵則兵可省臣屢言河北舊爲武人割據內抗朝廷外敵四鄰亦有禦契丹百兵何皆外求而足今河北戶口蕃息又舉天下財物奉之常若不足以當一面之敵其施設乃不如武人割據時則三路事有當講畫者在專用其民而已帝又言邊兵不足以守徒費衣廩然

困遣閱又不可悉減安石曰今更減兵即誠無以待急緩不減則費財困國無已時臣以謂儻不能理兵稍復古制則中國無富彊之理。帝曰唐都長安府兵多在關中則爲強本今都關東而府兵盛則京師反不足待四方安石曰府兵在處可爲又可令入衛則不患本不強韓絳呂公弼皆以入衛爲難文彥博曰如曹濮人專爲盜賊豈宜使入衛安石曰曹濮人豈無應募皆暴猾無賴之人尚不以爲虞義勇皆良民又以物力戶爲將尉豈當復以爲可虞也陳升之欲令義勇以漸戍近州安石曰陛下若欲去數百年募

兵之弊則宜果斷詳立法制令本末備具不然無補
也帝曰制而用之在法當預立條制以漸推行彥博
等又以爲土兵難使千里出戍安石曰前代征琉球
討党項豈非府兵乎帝曰募兵專於戰守故可恃至
民兵則兵農之業相半可恃以戰守乎安石曰唐以
前未有黥兵然亦可以戰守臣以謂募兵與民兵無
異顧所用將帥如何爾將帥非難求但人主能察見
羣臣情僞善駕御之則人材出而爲用不患無將帥
有將帥則不患民兵不爲用矣帝曰經遠之策必至
什伍其民費省而兵衆且與募兵相爲用矣安石對

曰欲公私財用不匱爲宗社長久計募兵之法誠當變革帝曰密院以爲必有建中之變安石對曰陛下躬行德義憂勤政事上下不擾必無此理建中所以致變德宗用盧杞之徒而疏陸贄其不亡者幸也時開封鞫保戶有質衣而買弓箭者帝恐其貧乏艱於出備安石曰民貧宜有之抑民使置弓箭則法所弗去也往者冬閱及巡檢番上唯就用在官弓矢不知百姓何故至於質衣也然自生民以來兵農爲一耒耜以養生弓矢以免死皆凡民所宜自具未有造耒耜弓矢以給百姓者也然則雖使百姓置弓矢亦不

為過第陛下優恤百姓甚至故今立法一一聽民便爾、帝曰賞錢人所習慣則安之如自然、不習慣則不能無怨、如河決壞民產、民不怨、決河以壞民產則怨矣、帝嘗批陳留縣所存保甲、每十人一小保、中三人或五人須要弓箭、縣吏督責、無者有刑、百姓買一弓至千五百、十箭至六七百、當青黃不接之際、貧下客丁安能出辦、又每一小保用民力築射垜、又自辦錢糧起舖屋、每保置鼓、遇賊聲擊、民居遠近不一、甲家遭賊、鼓在乙家、則無緣聲擊、如此須人置一鼓、費錢不少、可速指揮令止、如元議、團保覺察盜賊、給納無得推

行鄉民既憂無錢買弓箭加以傳惑徙之戍邊是以父子聚首號泣者非虛也安石進呈不行帝謂安石保甲誠有斬指者此事宜緩而密帝謂安石曰曾孝寬言民有斬指訴保甲者安石曰此事得於蔡嗣趙子幾使嗣驗問乃民因斲木誤斬指參證者數人大抵保甲法上自執政大臣中則兩制下則盜賊及停藏之人皆所不欲然臣召鄉人問之皆以爲便則雖有斬指以避丁者不皆然也況保甲非特除盜因可漸習爲兵既人皆能射又爲旗鼓變其耳目且約以免稅上番代巡檢兵又自正長而上能捕賊者獎之

以官則人競勸然後使與募兵相參則可以銷募兵驕志且省財費此宗社長久之計帝謂什伍百姓如保甲恐難成不如便團結成指揮以使臣管轄安石曰陛下誠能果斷不恤人言即雖團結指揮亦無所妨然指揮是虛名五百人為一保緩急可喚集雖不名為指揮與指揮使無異乃是實事幸不至大急即免令人駭擾而事集為上策帝遂變三路義勇如府畿保甲法帝曰河東修義勇強壯法又令團集保甲如何安石對曰義勇須隱括丁數若因團集保甲即一動而兩業就今既遣官隱括義勇又別遣官團結

保甲、卽分爲兩事、恐民不能無擾、或曰保甲不可代
正軍上番否、安石曰俟其習熟、然後上番、然東兵技
藝亦弗能優於義勇保甲、臣觀廣勇虎翼兵固然、今
爲募兵者大抵皆偷惰頑猾不能自振之人、爲農者
皆朴力一心聽令之人、則緩急莫如民兵可用、馮京
曰太祖征伐天下、豈用農兵、安石曰太祖時據五代
百姓困極、豪傑多以從軍爲利、今百姓安業樂生、而
軍中不復有如嚮時拔起爲公侯者、卽豪傑不復在
軍、而應募者、大抵皆偷惰不能自振之人爾、帝曰兵
之强弱在人、五代兵弱至世宗而强、安石曰世宗所

[illegible]

收亦皆天下亡命強梁之人文彥博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安石曰以兵強天下者非有道也然有道者固能柔能剛能弱能強方其能剛強必不至柔弱張皇六師固先王之所尚也但不當專務兵強爾帝卒從安石議帝曰保甲義勇芻糧之費當預為之計安石曰當減募兵之費以供之所供保甲之費纔養兵十之一二帝曰畿內募兵之數已減於舊強半之數未可恐減安石曰既有保甲代其役既不須募兵今京師募兵逃死停放一季乃數千但勿招塡即爲可減然今廂軍既少禁兵亦不多臣願早訓練

民兵民兵成則募兵當減矣又爲上言今河北義勇雖十八萬然所可奬慰者不過酋豪百數十人而已此府兵之遺意也帝以爲然令議其法樞密院傅上旨以府界保甲十日一番慮太促無以精武事其一月爲一番安石奏曰今保甲十日一番計一年餘八月當番若須一月即番愈疏又昨與百姓約十日一番今遽改命恐愈爲人扇惑宜俟其習熟徐議其更番且今保甲閱藝八等勸奬至優人競私習不必上番然後就學臣愚願以數年其藝非特勝義勇當必勝正兵正兵技藝取應官法而已非若保甲人人有

勸心也元豐八年哲宗嗣位知陳州司馬光上䟽乞罷保甲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一丁取一以爲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陣是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場無問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關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堋除草爲兵衆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

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業幾廢盡也又悉罷三路巡檢下兵士及諸縣弓手皆易以保甲主簿兼縣尉但主草市以裏其鄉村盜賊悉委巡檢兼掌巡按保甲教閱朝夕奔走猶恐不辦何暇逐捕盜賊哉又保甲中往往有自爲盜者亦有乘保馬行者然則設保甲保馬本以除盜乃更資盜也自教閱保甲以來河東陝西京西盜賊已多至敢白晝公行入縣鎮殺官吏官軍追討經歷歲月終不能制王巖叟言保甲之害三路之民如在湯火未必皆法之弊蓋由提舉一司上下官吏逼之使然而近日指揮雖令冬教然

尚存官司則所以為保甲之害者十分之六七猶在
陛下所不知也十六月嚴叟言保甲行之累年朝廷
固已知人情之所共苦而前日下詔獨疾病沐小弱
釋第五等之田不及二十畝者省一月之六教而爲
異月之併教甚大患也然其司尚存其患終在其教
也保長得笞之保正又笞之巡檢之指使與巡檢者
又笞之提舉司之指使與提舉司之幹當公事者
又鞭之提舉之官長又鞭之一有逃避縣令又鞭
之人無聊生恨不得死創袍市巾買弓箭添弦換
包指治教場濠棚畫象法造隊牌緝架僦椅卓團典

緣曩者定人雇直均萊稱納稍粒之類其名百出不
可勝數故父老之諺曰兒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場非
虛語也保丁之外平民凡有一馬皆令借供逐場教
騎終日馳驟往往饑羸以至於斃誰復敢言其或土
家倘因他出一誤借供遂有追呼笞責之害或因官
逋督追不得已而易之則有抑令還取之苦故人人
以有馬為禍此皆提舉官吏倚法以生事為百姓之
擾者也臣觀保甲一司上下官吏無毫髮愛百姓意
欲百姓視其官司不啻虎狼積憤銜怨人人所同比
者保甲執指使逐迭檢按提舉司幹當官大獄相繼

今猶未巳十一月詔府界三路保甲人戶五等巳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從殿中侍御史呂陶之請也〔宋志〕保甲議

定州眞定府高陽關三路之兵形勢不接召發之際交錯未便况建全魏以制北方而兵隸定州眞定府路其勢倒置請以河朔兵爲四路以鎮定十州軍爲一路合兵十萬人高陽關十一州軍爲一路合兵八萬人滄霸七州軍爲一路合兵四萬人北京九州軍爲一路合兵八萬人其駐泊鈐轄都監各掌訓練使士卒習聞主將號令急緩即成部伍天子下其章判

大名府夏竦奏鎭定二路當内外之衝萬一有警必
籍重兵控守要害迭爲應援若合爲一則兵柄太重
减之則不足以備敵又滄州久隸高陽關道里頗近
瀕海斥鹵地形洄洳東北三百里野無民居非賊所
徑萬有一警可决漳御河東灌塘淀隔越賊兵未易
奔衝不必别建一路惟北京爲河朔根本宜宿重兵
控扼大河南北内則屛蔽王畿外則聲援諸路請以
大名府澶懷衛濱棣德博州通利軍建爲北京路於
是下詔分河北兵爲四路北京澶懷衛德博濱棣乾
寧州通利保順軍合爲大名府路瀛莫雄霸貝冀滄

州永靜乾寧保定信安軍合爲高陽關路鎭邢洺相趙磁州合爲眞定府路保深祁州北平廣信井肅順安永寧軍合爲定州路韓琦謂兵勢大分請合定州眞定府爲一高陽關大名府爲一朝廷以更新甫寘不報熈寧初嘗與輔臣論河北守備韓絳等曰漢唐重兵皆在京師其邊戍裁足守備而已故邊無橫費强本弱末其勢亦順開元後有事四夷權臣皆節制一方重兵在西北天寶之亂出京師空虛賊臣得以肆志也帝曰邊上老人亦謂今之邊兵過於舊時其勢如倒植浮圖朕亦每以此爲念也五年詔徙河州

軍馬駐鄜州、熙州軍馬駐通遠軍、追召易集可省極邊軍儲、帝皆曰窮吾國用者冗兵也其議徙軍於内郡以弓箭手代之。

冀省邊費（程琳宋 邊兵議）

西賊有山間部落謂之步跋子者上下山坡出入谿澗最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有平夏騎兵謂之鐵鷂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最能倏往忽來若電擊雲飛每於平原馳騁之處遇敵則多用鐵鷂子以為衝冒奔突之兵山谷深險之處遇敵則多用步跋子以為擊刺掩襲之用此西人步騎之長也我諸路並塞之民皆是弓箭手地分沿邊土兵習於山川慣於馳

緣關東戍卒多是硬弩手及標牌手不惟扞賊勁矢亦可使賊馬驚潰此中國步騎之利也至道中王超丁罕等討繼遷是時馬上用弩遇賊則萬弩齊發賊不能措手足而遁又元豐間劉昌祚等趨靈州賊衆守隘官軍不能進於是用牌子爲先鋒賊下馬蹠官軍其勢甚盛昌祚等乃以牌子踴跳閃爍振以響環賊馬驚潰若遇賊於山林險隘之處先以牌子扞賊次以勁弓强弩與神臂弓射賊先鋒則矢不虛發而皆穿心達腋矣或遇賊於平原曠野之間則馬上用弩攢射可以一發而盡殪兵之利

新史敘群盜亡唐其一固王處存定京師悲唐室屏翰皆爲朱溫所覆甚於夷狄荊舒之害其二謂王重榮似霸而非其三情楊行密無霸材不能提兵爲四方倡以興王室其四恐高仁厚田頵朱延壽材不足爲吳蜀之老大唐自天寶失馭無故瓜分爲藩鎮夷虜盜賊據天下要會百餘年禍日深內有中官爲痼根廢立生殺由其手至於驕卒饑民相扇四起壞於黃巢秦宗權極於朱溫李克用禪揚特剽倏敗忽成隨所建置而得將相坐待滅盡豈有救法尚欲責重榮行密桓文之功而以管仲狐偃望其下耶當責其宗

仁宗太平盛時已不敢保有中原至靖康果失之自建炎以後所願保有者江淮吳蜀而已然兀朮一渡江則江東西兩浙皆震蕩幾不可立中間麥突淮漢聲言渡江縱橫破碎轢於補葺者凡數四焉夫極盛不免衰微之形已安常有得亡之懼所恃者惟有約賂請和堅守不背約耳況舊虜垂亡與新虜並行人事草創和戎求好直指江淮所在城戍望風奔遁我雖撫膺政歷德可以召亡而虜威所加自然有土崩瓦解之勢故余素論常欲於沿邊牢作家計壯固藩牆以保堂奧之安且兩淮沃壤形勝控扼直以為

視爲棄物今若取淮五十里閒北其室廬指其耕稼什伍而用之慮求必捍於垣塹之上長戟勁弩持滿以待則自此以南人情帖然蚤作晏起無朝夕之憂矣

葉適論沿邊守禦

若進取深入交鋒兩陣猶當雜用禁旅至於平日保境禦小寇即須專用極邊土人此古今不易之論也。寶元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萬人皆不得其用卒無成功范仲淹劉滬种世衡等務整緝蕃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藩籬既成賊來無所得故元

昊復臣令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
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
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
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
敵國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
透漏北賊及本土强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
其警急擊鼓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
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敵深畏之先朝名臣帥定
州者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爲爪牙耳目之
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熙寧六年行保甲法彊

北弓箭社並行廢罷熙寧七年慮兩地供輸人戶除元有弓箭社强壯并義勇之類並依舊存留外更不編排保甲看詳上件兩次聖旨除兩地供輸村分方許依舊置弓箭社其餘並合廢罷雖有上件指揮公私相承元不廢罷只是令弓箭社兩丁以上人戶兼充保甲以至逐捕本界及他盜賊並皆驅使弓箭社人戶用命捉殺見今州縣全籍此等晝夜防拓灼見弓箭社實爲邊防要用其勢決不可廢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召集追呼勞費失業臣竊謂陝西河東弓箭手官給良田以備甲馬今河朔沿邊弓箭皆是人戶

祖業用產官無絲毫之損而捐軀捍邊器甲鞍馬與陝西河東無異近日霸州文安縣及真定府北砦皆有北賊驚劫人戶捕盜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以驗禁軍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人戶致命力盡則北賊豈敢輕犯邊砦如入無人之境蘇軾論河朔沿邊宜用土兵

慶曆二年知青澗城种世衡奏募蕃兵五千涅右手虎口為忠勇字隸折馬山族言者因請募熟戶給以禁軍廩賜使戍邊悉罷正兵下四路安撫使議環慶路范仲淹言熟戶戀土田護老弱牛羊遇賊力戰可

以蕃蔽漢戶。而不可倚爲正兵。大率蕃情黠詐。畏強凌弱。當有以制之。則服從可用。如倚爲正兵。必至驕蹇。又令蕃部都虞候至副兵馬使奉錢止七百。悉無衣廩。若長行遽得禁兵衣給。則蕃官必生觖望。况蕃罕見敵。何用長與廩給。且錢入熟戶。蕃部資市羊馬。青鹽轉入河西。亦非策也。若遇有警。旋以金帛募勇猛爲便。議遂格。（范仲淹論熟戶不可倚爲正兵）

帝曰。恨河蕃部族帳甚衆。倘撫御咸得其用。可以坐制西夏。亦所謂以蠻夷攻蠻夷者也。陝西極塞偏會合訓練爲用兵之勢。以懾敵人。彼必隨而聚兵以應

我頻年如此自致困斃兵法所謂佚能勞之者也安石對曰朝廷當先爲不可勝聚糧積財選兵而已新附之羌厚以爵賞收其豪傑賜之堅甲利兵以激其氣使人人皆有趨赴之志待我體㴑力充鼓行而西將無不可者王安石論用西邊番兵

夫欲知外蠻之情莫如用兩江州峒之民率兩江州峒之民莫如責兩江州峒之酋首上之人未必盡知知之未必能用用之未必能盡其才此所以熙寧中交賊長驅圍邕州城凡四十餘日而兩江州峒之酋恬然坐視無一人出力率衆以爲之援助者大抵峒

性
令知此

酋畜積豐足所以好名而不甚嗜利可以賞勸難以威勝爲邑守者刑法苛察則怨望必生體貌高嚴則下情不達爲其貨財則不足以致其力略其功賞則不足以盡其心此其情不可不知也若夫峒民則性氣愚弱而生事苟簡無懷土之思冬被獨毛木棉以爲裘夏緝蕉竹麻苧以爲衣團飯掬水終日饜飽屋不置甕不穿井不畜糧其養生喪死之具悉穴土以藏謂之地穴高險崖巖之上各安巢穴一有寇至舉家以登謂之山寨爲邑守者少科率其力役寬禁約使之易避厚勸賞使之樂趨則居處得以安事藝得

以精不然則去而之他州峒入外界者有之矣今兩江團結係籍丁壯十萬餘人左江如安平州七源州思明州西平州籠州祿州古甑峒羅徊峒武德峒右江如田州東州兼州隆州忠州安德州則曾經戰鬬人人可用外蠻管畏之若其餘州峒則强弱能否相半耳其酋首之家最得力者惟家奴及田子甲也因攻打山寨有以牛布博買有因嫁娶所得生口皆以男女相配給田與耕專習武藝世為賤隸謂之家奴其選擇管內丁壯事藝精强之人與免諸般科率工役則謂之田子甲又謂之馬前牌大州峒有五百人

其次不下三二百人皆自衛之親兵也王安石論邊管事宜

海門秀州金山爲江浙海門之要衝陳亮所謂夜宿過海門山未明抵我京師者。指此定海虜舟由海北岸來則至明州定海海鹽虜舟由海南岸來則至秀州海鹽土山江乘建康上元縣東南三十里有土山西北十七里有江乘蔡謨備石季龍處料角石港沈與求謂水勢湍急海舟至此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入者指此蔡謨備石季龍晉石季龍於青州造船數百掠沿海諸縣朝廷以爲憂蔡謨遣徐元等守中州幷設募取季龍舟船是時謨統七千人所戍東北土

山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十餘處蓋李龍謀出海道口趨建康如土山江乘此其要津也顧浩言避寇不如禦寇宋朝建炎四年虜退呂頤浩言朝廷集海舟于四明必爲避寇之備夫避寇固當預辦然禦寇之計尤不可緩防海委沿江太尉言者論防海利害莫若委之沿海太尉及民社兵大抵海舟不能齊一來集而繫之必可成功部從之沈與求備海紹興二年進豫於泉東造舟沈與求言海道當防言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使賊舟得至向頭則已入吾腹心之地矣如通州料角泰州石港水勢

湍險海舟至此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入倘於此爲備盡拘水手則虜亦烏能衝突塹廟謨早定詔付順浩仇愈爲沿海制置先是剏沿海制置使以集撰仇愈爲之建司於浙西呂順浩言近剏此司最爲得策然虜舟從海東來有二道一自海北岸來至明之定海一自南岸來至秀之海鹽萬一有警遠不能及乞令愈專管浙西別命人管浙東從之張浚條海道利害十年福建安撫張浚條海道利害大治海舟至千艘爲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汪澈論備海道三十一年澈言嚴備海道以遏其衝制李寶駐江陰命浙

西總管李寶駐江陰以防海道李寶海州之捷七月逆亮遣蘇保衡統水兵由海道將趨二浙鄭家奴副之寶遣子公佐同將官邊士寧潛入虜境伺動靜士寧回言公佐俟歸正言魏勝得海州矣寶大喜趣其下乘機進發寶舟師至東海縣時虜圍海州寶麾兵登岸虜驚引去時山東豪傑王正修等爭應為援寶與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臼島而虜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即南不知王師猝至寶禱于石臼祈風助順丙寅風雨南來衆喜爭奮引帆俄頃過山薄虜虜驚失措虜帆皆以油纈為之彌

亙數里忽爲波濤捲聚一隅窮促捉元無復行次賓以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人不及者猶前拒賓命健士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殪之降者三千人獲元顏鄭家奴六人斬之惟保衡未發舟旋自經死得獻議造舟人倪詢商簡梁三兒皆淮浙奸民爲虜嚮道有賓欲來進問亮已濟淮旋駐東海視緩急爲援葉義問論土豪軍義問爲報謝使回言今江淮既右師屯獨海道宜備臣謂土豪官軍不可雜處蓋土豪諳練海道之險夷海之食利能役使船戶若雜以官軍彼此氣不相下難以協濟欲於沿海要處分寨以

土豪爲寨主令隨其便使土豪挑於舟楫之間官軍阨於塘岸之口此策之上也考志海防

世祖之時海宇混一命宗王將兵鎮邊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東據天下腹心則以蒙古探馬赤軍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盡南海則名藩列郡又各以漢軍及新附等軍戍焉世祖中統十六年定上都戍卒用本路元籍軍士固制郡邑鎮戍卒卒皆更相易置故每歲以他郡兵戍上都軍士罷於轉輸至是以上都民充軍者四千人每歲令備鎮戍罷他郡戍兵同知潮東道宣慰司事張鐸言江南鎮戍軍官不便

請以時更易置之國家既平江南以兵戍列城其長軍之官皆世守不易故多與富民樹黨因奪民田宅居室蠧有司政事爲害滋甚觶上言以爲皆不遷易之弊請更其制限以歲月遷調之庶使初附之民得以安業也元志元鎮戍

唐太宗謂蕃兵唯勁馬奔衝者六國時燕趙邊朔始用之秦遂有騎卒將曹操始爲戰騎陷騎遊騎之法且云車徒常教以正騎隊常教以奇此書論戰騎翼其兩傍掩其前後全是後代纍陣拐子馬事非古法也周士鑑詩車戰

林氏曰漢初民出善賦以備車馬又稍復古制勸民養馬有一疋者復卒三人蓋居閑則免三人之筭有事則當三人之卒此内郡之制也至於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馬數千群橋桃居塞則致馬千疋于時内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群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初年單于入塞見馬布野而無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馬往來食長安者數萬疋既數出師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内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母而

歸其息十一則邊郡之欲廣畜牧者難矣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立馬而腰斬者有以民或匿馬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故內郡不足則籍民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騾驢負石至玉門關輪臺之恨始修馬令吁亦晚矣通考漢馬政

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驛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監牧有使自是始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永隆中夏州牧馬之死失者十八萬四千景雲二年詔群牧歲

出高品御史按察之開元初國馬益耗自命王毛仲
領閑廐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
萬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
城爲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隴右牧之既雜
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王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
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爲印（唐志唐馬政）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二

實用編

六曹類

兵曹

隆慶四年大學士高拱言儲養本兵大臣自司屬始但北則薊遼宣大等處南則閩廣等處風土既殊事體亦異宜於數處之人各擇有才力知兵事者多則二人少則一人使爲本兵司屬彼生於其地身家之慮既無所不周至于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士馬彊弱與夫奏報虛實功罪眞僞可一問而得 詔如議行

華銓 夏官議

高皇帝特設翼元帥府、統諸軍、已析翼府中軍、及左右哨左右掖為五軍、曰五軍營、永樂初、既增七十二衛之制、而以龍旗下三千胡騎司賫纛令旗二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令演習、立神機營、曰三大營、營操官曰提督、各哨分管官曰坐營曰坐司、俱兵部奏請於公侯伯都督都指揮內推選、後兼用內臣神機火器、特令監之、曰監鎗、又有掌號把總把司把牌等官、俱於都指揮指揮內推選、置教場於京師、時操練、而調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官軍。輪

操於京師。景泰初、選大營精銳、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名曰團營。每營官軍一萬員名、其提督坐營等官、倣大營制、而更命本兵尚書或都御史一員提督。英宗復位、罷團營、復三大營。八年、復置。成化初、復罷。三年、復置、分爲十二團營、其老弱不堪戰陣者、曰老家。住營備作。正德六年、更爲東西兩官廳。嘉靖二十九年、罷團營兩官廳、復祖制三營。更三千曰神樞。其三營司哨掖等名、及諸內臣、俱裁革。而統以大將一員、曰總督、佐以文臣一員、曰協理。其下設副參等官二十六員。凡團營兩官廳之兵、悉歸五

軍營而實兼令旗等項則仍隸神樞營已又命以新
募兵四萬人分隸神樞神機營其副將各止一員而
增能戰之將六員分領操練至於今不變此營政沿
革之大略也　列廟以來卽不廢簡閱之舉顧未嘗
以大閱著爲令獨　莊皇帝銳意飭武准自隆慶三
年爲始於季冬農隙之候　聖駕親臨閱視甄別將
官以爲黜陟賞罰誠爲曠典今　上御宇之九年亦
曾踵芳躅一舉行今之營規每年以二八月十五日
上操五十一月十五日止操每月以初一初八十五
二十三日總協大臣入營閱視謂之合操其餘二十

六日各營將官分日輪操謂之分操先是科臣張鹵疏論教演虛飾議惟三大營內弓箭鎗刀火器等藝各擇精熟者立爲教師加月糧以示優厚總協大臣凡遇合操之時各入一營面加操演操畢仍掣留一二枝在營射打馬步兼試務盡一日之長其分操聽各將自掣本營數隊一體竟日校閱毋見歲時殿最何常以軍士能否第教師之功又何常以教練多寡第將官之績如原議所云全無教練者革教師名糧降將領祿級秖託空文未覩實行目今計在營見操諸軍僅僅十萬耳顧軍不必皆土著而類多江浙遊

民名不必載民籍而半屬坐頂濫餘將官或利收月錢。明知市棍包當任脫伍而不問又或虛增軍伴。浮開月支糧數遺津要以市情是以食糧則有名在營則無軍營衙之冊兩不相對清查之法莫如春秋驗揀補干戎府丁壯即與替役仍責營官以稽查而冒頂有罰又一面關會驗軍廳有名即與收補不則行衙勘報而稽勒有罰在兵曹舊冊不載者黜名在下糧廳軍冊不對者扣糧今巽懊成習無敢有責然舉室二十棍者若綑打貫耳等令則自來京營所開且例稱戰藝營陣既竣考於各號頭令把總所員役赴

大將臺處具稟放砲散操不然者巡視重加叅治而令率弁髦之 國初徵取四都司官軍一十六萬輪戍京師蓋以强幹弱枝習士卒於勤勞備援兵於緩急意至遠也如大寧之撥守薊鎭亦資禦堡之用或留墾荒或留濬河亦可資實用而省行糧乃令按年逃故軍樂買閑而官利津貼來者不堪裹甲至則逃於工作焉聞之領班官之虛額冒糧也預住積猾於京師窩收無賴備點聞軍當上班俱有頂替鑽撥工役旋用賄免而所領月糧鹽糧且半潤私槖矣此其在營營額虛在工工額亦虛獨以與中貴人相比周

弊且牢不可破、非法也。先是臺臣劉思問欲申部議每班將各精壯軍士挑選三枝每枝務足三千員名、各照原分營分、令各都司督同劄付官統領專一在營操練聽候調遣、仍移谷工部并內官監今後遇有重大上程、必須會同兵部并戎政衙門議請酌量撥給、不得徑議撥用、顧今查驗不精、差撥任意、而班軍之在伍、僅猶驅羊耳、欲求如 孝宗朝力爭占役。寧冒不恤大工之誚。若劉忠宣其人者、胡可得也。夫自什伍而上、第加鈐制、以總奉約束於元戎、此陣法也亦政體也、以今三大營六副將而統各分屬、似有上

一之分矣顧無論叅遊佐擊號頭所轄軍數相等也
自有寬文綱各率所部教演遂致人自爲政漫無綱
紀且如號頭以上稱副將曰兵主而副將稱號頭以
上皆曰老先生相見長揖不引避則儼然班儕矣至
於採訪賢否不獨叅遊佐號得關雌黃之口卽下而
中軍踈而兵馬皆竊操之今之營陣名曰四方平定
陣大都以車外環遇賊衝突閒隊出矢砲自車隙中
射打賊退出馬兵追殺復來仍收入車陣中三衝三
敵卽此完局聞之副將王鳴鶴曰此卽宋之平戎萬
全陣之遺矩也宋朝兵制之弱大都由制陣之無法

倭敵來攻僅爲應兵絕無先發制人及設伏出奇之策自武穆一出專好野戰不學古法妙用在心故能橫行匈奴中本朝惟宋制之仍而京師又創方觀望故天下陣法大致都相彷彿每當大敵多怯弱而不前無乃溺於夙習之故歟竊考孔明八陣之變歷代之說雖不同然其要機全在二十四隊遊兵如虎翼之闕補偏救弊皆賴于此故變化不可窮盡假令止於八八六十四陣陣亦易窮矣近本兵且很以虛劣轉者如云某考中下轉京營又云某不堪外用處京營卽有豪雄自喜輩人不復施眉睫矣且也祿最薄

法不得議增而諸費復夥獨是京衛紈袴執室廬之便願居之其監鎗中軍千把總等缺由營推者多幸補不具論論其大若大號頭以上亦且結爲京黨工排擊自固郎邊腹故不乏真將林率未嘗收萃中樞而處以散地亦安從駕馭之以盡其才乎王副將有言計今營中副參遊佐號頭共三十有六而合巡捕營總參近四十人則曷不收羅海內豪傑之士倣吏兵二曹補缺例十三省各選知兵良將二人共二十六員兩直隸合用十人衛邊大省量增一二人俾四方聞見湊集一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一遇邊警或

盜賊竊發俾各陳其地之險夷敵之情形即自營中授以關外兵機既不難坐籌倉卒亦無煩徵調主識將將知兵樞機之地得算常多謬有之京軍謂之省毛軍去不好看留不堪用嗟嗟是何可聞於鄰國哉昔輔臣張居正請飭武備疏云當今之事其可慮者莫重於邊防虜如禽獸然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圖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　皇上赫然奮發先定聖志聖志定而懷忠蘊謀之士得效於前矣今談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爲

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精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併具財力以撫養戰鬭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於無將臣之所患獨患中國無奮勵激發之志因循玩愒姑務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不能有爲耳故臣願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爲之志屬任謀臣修舉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數年虜可圖矣　莊皇帝允其請大閱之舉于今爲盛 華鈺

京營
議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建太僕寺於滁州設卿少卿寺丞等官所屬監十四群九十八職惟馬政是司牧養孳生馬匹其養戶俱係近京民人或五戶十戶共養一匹是謂民牧飛熊廣武英武等衛每五戶養一匹是謂衛牧皆名曰戶馬戶馬者編戶養馬以公廄放以牧地居則騍駒征伐則師行馬從諸司職掌所稱廄牧者也有虧欠倒死者令買補年終寺卿比較官員怠惰人戶奸頑後又以牧監群馬歸有司專令民間孳牧太僕寺督理焉又置行太僕寺於北平

及遼東山西甘肅、各有卿貳丞簿、有監苑以牧邊馬

文皇帝遷都於北、設太僕于京師、 敕建北平苑馬寺、又設遼東甘肅陝西三苑馬寺、倣戶馬初制、而更其名曰種馬、視毋騍點選騎搭配、牡十二、牝十八會典所稱孳牧者也、定南北及邊衛養馬例、北方每五丁養馬一匹、十匹立群頭一人、五十匹立群長一人。管領牧養、南方江北每五丁養一匹、江南每十丁養一匹、各免其糧草之半、又令薊州以東至山海等衛屯軍各俵與種馬一匹、餧養免納子粒、有倒死孳生不及數者償如例、但遇災荒毋群聽以三之一納

鈔、尋又定二歲納駒一匹、自是馬漸蕃息、宣德中、祖國初加倍矣蓋常合　二祖制度觀之總之牧於內地者以給京師之用、牧於外地者以給邊方之用。寺臣受其籍帳、而時程督其登耗、闌逸之數、慮其不足則又易之夷、皆以克軍實京營邊鎮無乏之馬、一代規模宏遠矣、　列聖議買俵、議折色、蓋不一焉、至極言北方養馬之害、則有先臣丘濬者。備陳南方種馬之苦、則有先臣翁大立者。夫種馬之設百餘年間行無異議正德二年忽議買俵、不問微□□慶二年寺臣武金始議賣革、而賣者殆半、萬曆九年寺臣裴應章

主議驛騎宰輔張居正力主隆慶二年盡賣之說而革者殆盡嗟嗟種馬既賣馬政亦廢種馬之弊非馬累之也官累之也民自累也考之嘉靖中泗通二州興化鳳陽臨淮盱眙四縣曾經 題革然猶曰祖陵重地兼之地方卑濕水災頻仍不宜馬故也而可槩之諸郡邑乎 祖宗初制馬之途非一自廄牧孳牧外又嚴闌出以慎其出折糧進貢收買以廣其入不樂初開市遼東正統間中鹽靈州而納馬太監納馬贖罪時一舉行今折糧已不復矣迺併種馬而廢之因臣楊時喬馬政一書反覆嗟悼誠有見哉故

愚以為復之便但馬種既已星散召聚又難卒辦茲欲於買俵兌養之間求所為補偏捄弊者其冏卿至尊膴也昔唐有張萬歲王毛仲而馬一盛於貞觀麟德再盛于開元故廐號飛龍禁中皆天閑之選犇成雲錦東封增玉輦之光及二子廢而馬遂衰至括馬城中以禦虜市馬河曲以伐蔡人之所係固如此矣我　太祖初設卿貳親為敕誥以論之益其重也今宜遵舊制簡譽髦至於行太僕苑馬衙門尤關邊馬重務不可充以匪人視為散地嘗比太少以京寺之重處正長以科目之途委任責成昔楊一清深思馬

政大壞稽舊典與復之奏覈寺臣之不職者而簡布
按二司參政副使薦補卿少　國初草場牧地在京
營則江北湯泉燕山茂陵等衛各員草場於京府州
縣各有椿棚鋪甕槽鍋在邊牧則東勝以西至寧夏
河西察罕腦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開平又東南
至大寧鴨綠紫荊等關封圻原野山場腹裏皆軍民
牧地　祖制昭然即所封之王不得占為已場內外
官豪不得妄指奏討緣傳世既遠紀法漸弛或侵占
於權要或乾沒於泥沙正統間雖嘗清查卒因循不
可復夫今天下全盛也汧渭之區自若也冀北空羣

馬鄉今業為　帝畿中原平曠一望萑葦夫孰不宜孳牧也者誠委廉能官吏勾查勘實還其舊額使其蕪穢並置苑而廣牧之唐馬之盛曰可冀已俵馬者以種馬騍駒俵其良者起解以備用也永樂中俱撥配補種餘剩變價入官以候湊補給賞賞賚之需未有解俵者解俵自正統始蓋以虜變取馬一時不至難以應猝始於孳牧內歲取待用寄養幾輛以備不時調充正德中遂專於買俵然猶係種馬額數出銀自全責後則一槩將丁糧均派正銀給馬戶買俵矣迺其弊滋多蓋州縣俵馬一匹價二十四兩而盤費佐

兩春秋二季解京凡出示驗馬之日馬販爭獻其駿
並官擇大青大白及赤馬三尺九寸五分以上至四
尺者印之印烙之後坐索馬頭高價有至七八十兩
者少不下四五十兩至僱馬之公差馬科之胥吏看
馬之獸醫索賄種種猶其小者惟積年衙棍代覧包
俵百計措勒巧取至京衙門打點歇家駔騙或驗不
中搊銀買償率嫁禍馬頭至一馬費百金有餘矣淸
平令杜承芳議每年正官預選馬頭預給三十金彼
用十五金以上買合式馬多不過二十金餘備草料
路費先喂以草及香料俟腹大加以大料發臕臨期

自解。則上不病官。下不病民矣。本一馬也。今日關節未通。則稱老病不堪。以致退出。明日關節已通。則稱齒少無病。以至驗中。狡獪莫可窮詰。以省直百千馬匹寄之胥人。呵報呵病。即病呵老。即老呵中用。即中用。

朝廷徵解俵馬。原以待用。豈爲此輩開騙局乎。洪武初。孳生備用騎操。折易并進納馬匹。俱印烙。以防奸弊。舊例兵部請　旨差公侯伯或駙馬一員。兵部委官一員。印烙。景泰間革去侯伯等官。差御史二員。同太僕寺分管寺丞印俵。近來徵銀買俵。各州縣自印起解。即封原印。隨馬送寺。轉分管少卿。僉驗如

式照收巳乃印烙發寄養地方如不合式或道遠跋
涉餧養不及仍限日再驗果不合式即發回另行買
解以此定各官賢否舉劾差來官吏即行賞罰務求
合式庶免遺累寄養人戶特設在寺臣異同或以寺
制滋弊耳宜令少丞同處查驗嚴加防閑則妄報者
既不能逃其鑒而請託者亦無所容其私弊亦消矣
驗烙何可不公也一善寄養以孳繁息寄養馬者以
解俵發之民間牧養以備用者也會典載京府舊有
種馬而無寄養正統中既以徵俵者發寄正德以後
遂以買俵者發寄種馬存縣民之所苦在解俵種馬

革後民之所苦又在發寄。於是日望調兌去暨不發耳、顧防守須馬自俵民稱寧息而官騎空虛守禦何備。獨有寄養者在、奈之何其盡去也、惟在有司軫念民瘼曲加體恤俾民寧而馬亦息　祖制既免糧草。又免牧官羊。近例五年一編、地多殷實者爲馬頭領養、次者爲貼戶地少戶貧者津貼草料各州縣攤派謂之月糧、但有司能潔己者少、或至需索供應馬執從而賸息也。謂空在民則彼此相貼無累戶頭在官則如數早給無累編垛在貴戚勳豪則均令津貼無交累官民　祖制太僕寺俵寄馬匹給克團營操

防守　都城拱護　陵寢有事征討入衛應援勤王之用不爲各邊設以各邊自有太僕苑馬寺都司衛所種馬及市易夷馬在例無奏討嘉靖二十九年俺虜犯順擁入都城而昌平鎮以守陵薊鎮以入衛皆暫支給後遂以爲例萬曆二十三年遼東以征倭馬數損多亦暫補給後又以爲例夫借討者既以馬非己物恣意作踐甚至通同軍兵侵尅草料何所不至非善計也查宣德元年以前太僕寺孳生馬駒一十九萬七千四百八十四匹自種馬革後遞來東西兩路寄養州縣馬僅僅二千有奇猝然有警縱萬軍雲

屯、星馳電擊、能以徒步逞乎、且貯銀以爲馬用也、各省直所解馬價折色子粒樁棚草料銀。貯在常盈庫者、曩不下六百萬、今不滿二百萬矣。日借支、日糜費、內貯耗而外廐復空、烏稱太僕哉、謂宜畫塞旁竇、取完逋負、復成周馬質之制、平其價而召買之、庶可挽凋耗而豐盈、近有議多徵本色者、與其多徵之而儲于府、孰若均買之而儲于馬、蓋解自民、其費倍蓰、買自官、其價循平、召買何可不議也、凡發俵領養、豪戶不肯養、下戶不敢養、非市井無賴者不養、養而又不與雇賃、飼有月糧、轉手以空、馬不飽櫪、至於輸養、則

代無恒主、奸弊朋生、馬死、甲曰乙、乙曰丙、率謬巧以避追賠、若夫京營領養者、官借人以市情、軍雇人以市利、終日不見芻豆、而夜啖以糟、至關撥征進之馬、從戰六七歲失者不深罪、即三四歲或一二歲失者又不深罪、奸人戕馬以避戰、有稱半道而馬斃者矣。懦將棄馬以餌敵。有稱馬斃歸伍以全身者矣。凡俵馬寄養於民、而充於軍、充者以發之先後爲次第、而要辨肥瘠、不早充則有守候不支、芻豆不給之苦、而民病、不膘壯、則有騎操不前、倒失追補之患、而軍病、當充時、馬戶利於速收、軍士利於得賄、賄則私通、至

於預行揀選。坐名以請。不則抑勒。以至臨時揀擇。紛紛不定。今宜於調兌日、查照發養年月、挨次酌行、上膘先兌次膘令餧養以俟下次如果羸瘠瘤病不堪引重戰陳不得徇情而強之軍。果壯駉可用。軍士故意留難刁蹬亦不得任意而難爲民。近聞南方有藥發膘可經二三月者、過此瘦損倒斃亦云有藥可解、然雖存無氣力、難任重尤當稽查嚴禁使僕戶不得以之貽害養戶養戶不得以之貽害兌軍。自種馬法廢、而本折議行、第民情便於輸銀、而不便於解僕、況銀多。則戶七兵三之額易足。而利在關支馬少。則蔵

芻秣粟之用無煩而利在養戶。此皆各有所偏主未可持爲定論也、近題本色、有謂當三之二者、有謂當十之四者、有謂本折半者、今宜照相半之說而權之如順天之眞定順德河間大名永平廣平、山東之濟寧兗昌、河南之開彰衛歸、俱五分派、龍驤七十二衛俱照衛分派、南直之廬鳳滁和江浦六合、俱以三分派、淮揚二郡以一分派、此又因南北地利所宜而權其多寡也、夫馬之登耗、草料隨之、既有馬而憚於印烙則恐以虛名而冒草料、今宜照近年題准事例、俱令寺臣稽考、倒死者必呈報驗皮、買補者必呈報驗

卽仍將馬數送戶部以憑關支料銀至於四衛勇士營馬凋耗日甚清楚更難請補之日酌量先給庶幾糧不至冒支馬匹俱有實用太僕志曰群馬之政不舉則邊馬不足太僕不領內廄則內馬無節會典摘乳馬以供　內府膳羞御馬者以供　御乘上　陵者以　駕諸　陵此三者　祖制皆出御馬監二十四廄後或取諸太僕寺而內廄爲徒設又歷支草糧無所節也舊章謂何可謂冒濫極矣萬曆十四年御馬監太監高相題討馬匹兵科王三餘力陳其不可故權遵成憲以停濫討則太僕之職有專而樽節愈

養之道行矣。至留府者以特頒，給驛者以邊報，常規俱在職掌，何可不專也。大明律有馬死不准除之例，誠嚴矣。至凡租金有恩蠲及災蠲，馬金有災蠲無恩蠲，即蠲必轉移相抵，所以重軍賦也。然立法雖嚴，而忠厚之意亦未嘗不寓者。旹 太祖軫念江北馬戶，給鈔優恤。又命官聚貧丁歸屯，選軍士有丁產者充馬役。 仁宗時，六師歲出擊胡，責納駒急，軍士至鬻妻子莫能存。乃大霈之命，官為贖還，且寛責駒之令。宣德中，太僕寺請追官聚馬。 上召諭之曰：馬畜於民，必寛民力而後可責之馬。成化中， 詔諭兩直河

南旱今歲免比較孳生馬我　皇上　冊立覃恩詔
順天府錦衣衛京營巡捕各養馬處所汰其老羸免
其比較停其追徵國家九邊東起遼東西至甘肅設
有行太僕寺四處惟薊昌宣保不設行寺專以少卿
領　勑提督倒換俵環題奏　欽依具有成案何乃
視為故紙而依期登報者少近少卿陳子貞所議其
驗年不報則密雲奇兵坐營宣府援兵等官也數年
不報則真定營薊州守備等官也若不及今申飭則
此馬將來終歸烏有　祖宗成法詎令其阻格至此
夫點關久廢體取辦於備環已非法制之初然條羊

之意猶存若一槩併而去之謂此循環何宜照會典所載各邊鎮騎操馬匹置立循環送寺倒換稽查宣府永平山海等處地方窩遠各兵備道就近點閘有倒失數多者該將領聽其參究踰年數年不報者寺臣徑自提問庶官軍不至玩法而馬政不至耗弊矣邊馬何可不重也一復金牌以易番馬　國初立茶馬司於川陝等處命曹國公李景隆行西番與結約定令制金牌信符以防詐僞三年一差聽各番合符以應發馬交納蓋虜人嗜乳酪膈氣底滯茶性通利能蕩滌勢所必資而邊境得虜馬圖操爲武衞戍得

茶。不足爲中國害。中國得馬。深足爲利。討之得者也。夷背中國。則不得茶。不得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之。賢於數萬師遠矣。矧於是時以　國重臣定茶法。彼其納馬。不曰易茶而曰差發。如田有賦。如身有庸。示職貢無可逃　國酬以茶。不曰市馬而曰勞賞。謂因其供貢而賚予之。體統既尊。威稜自振。後停金牌信符。馬漸不至。縱有所易。商茶多僞。鮮得霜蹄。其宜大延綏之互市。我給彼以段繒。彼給我以玄黃。何裨實用。噫。唐玄宗易馬於突厥。馬雜胡種益壯。今兵科現有金牌二面。規制字備。與誌所載相同。宜查照舊制

遞發巡茶御史遵奉施行勿增數以貽累死牧勿惜茶而虧苦番人昔漢武帝數擊胡士馬死者十數萬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差次出馬天下有亭亭畜字馬歲得息已又令民牧邊者得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十一會匈奴渾邪王來降天子發車騎二萬乘迎之縣官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黯曰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帝默然當斯時內郡馬不足藉民馬以補車騎邊郡馬不足發酒泉騾駝出玉門關今天下馬乏矣所望者衙巷有馬阡陌之間成

務猶可以佐縣官之急、而中官爲梗、倡言名馬之權、至今閭閻不敢畜、市廛不敢易、則安在其得名馬也、

梁斗輝馬

攷議

該科臣題准分發撫按等衙門勘合不過二十五道、總兵等官不過四五道、然事屬駕司、必關書吏之手、毎當印發時、輒于額外多印盜賣一紙、又火牌之制、專爲飛報聲息爪探賊情而設、惟兵部與各邊總鎮得而用之、止許一人一馬給與飯食、凡經由承路與不係軍情、不許擅用、例甚嚴也、今則部中先自輕給、即駕帖所差、應給勘合者、率苟且給與火牌、多塡

夫馬廩糧夫先自壞其例外將何以遵守乎是以山東驛傳道來三聘議查衙門自制火牌不准應付火牌在水路亦不准應付即兵部真火牌驗有公文冊包與牌內所填事件相合姑准加馬一匹如官與廩給一分承差與口糧一分斷不許兩支凡執有勘合又有各牌護送者止准勘合應付不許照牌重弄折乾又公差執有兩牌票止准應付一張如無背包文冊不准引馬又過客驛已辦飯不許將廩糧重折乾又廩糧飯食水路縣驛不許重支又水路討馬陸路討吹手藍旗供如例不許應給

高皇帝定品官行

李皆有勛數。令承舍大包。往往壓損馬匹。而官亦有瓜李之嫌。合定包之斛兩。過者不惟應付大都皆由於前站。前站者率積慣走差之人。假名執役。實營谿壑。且如旱驛一到。便於額外索常例馬數匹。折乾矣。不正數騎坐馬。又每匹索借馬錢。必飽所欲乃止矣。不然者。或將本馬打過前路。實當店家銀兩以去。有司又不嚴賃當官馬之禁。致令恣為掯索。又不然者。割馬耳。截馬尾。馬且立見瘦敝矣。若夫水驛官船一到。則船頭有索。行厨有索。長行吹手有索。家人有索。或綰驛官。或毀驛隸。既索趕緯馬。又索趕夫錢。多者以

廠諸若馬快進鮮等船甚且以十數兩計皆登報之所不敢載也竊計旱驛額設馬騾多百匹少幾十匹止矣馬價多者如北直金臺河南衛源等驛名雖七八十兩半苦協濟之拖欠乃湖廣如漢江鄖城等驛每疋價僅二十四兩即議增以皇華仍苦不足而經差長差無日無之若夫夫銀每名每日多不過三分而驛所中一切雜費皆以取給夫所實領十不六七計馬直有不足供芻豆顧值費者計夫值有不克充竟日餱口資者况又重之以箕歛益之以悉毒乎

高皇帝之僉馬戶水夫必驗戶糧百石領馬糧五

石以下當夫類皆殷實戶。無妨悞公事者。今則一槩徵銀募人承當。而所稱馬頭扛頭。往往市棍包充。或或一家而攬馬數匹。又或領價而全不買馬臨時雇借他馬搪塞。又或巧計掉臂去。或一人而攬夫數十名差到旋爲僱人。又或將夫銀隨領隨費。急則倍息揭借。而勢豪輩因以漁利把持。在錢糧之關給也。業苦不獲如期支領。庫胥或將官鑼詐放。驛債取厚息比領矣。而諸役又有常例之尅。有司不無秤頭之除計實領者十曾不能七八也。且也驛傳道既四季報循環簿。倒換矣。而本府有報撫按有報其他指斷衙

門亦復有報在　吏書並得執筆議移罰薪事其爭又非可以空文求免也費且復不貲況驛官祿入曾幾何若北直保定屬驛歲俸二十二兩而河間則十四兩八錢山東東昌屬驛則十兩河南彰德屬驛則八兩八錢若良鄉固節驛且以候迎　世廟龍飛盡奪俸迄今不復矣夫以小官之爲養廉者既甚儉而侵削之出于他實者又甚奢則何可不畧加體恤乎

編查萬曆十一年題奉　欽依一欵撫按官將所屬站銀查照地方衝僻及減派分數多寡稍爲裒益不必拘定舊額各驛遞每年以解到之銀儘其通融支

銷如有積年棍徒用强包攬侵欺尅落查明治罪如係各應過客夫馬中火稍溢于勘合之外者聽實在准開銷該管府州縣官及驛傳道不得再行刪削廵按查盤委官不必深求問罪追贓致官吏頭役計人攤賠如是則搜割不刻左右亦不得因爲嚇索而鄰困蘇矣如在外衙門差官運解各樣錢糧併皇木等項原處領有扛解者不許應付此明條也今或不問縣價有無槩索應付矣四川解皇木順江而下一驛千里何用多夫爲而委官索夫動以千計有司卒不能應或派里甲奸胥乘之有每夫一名索帮貼二三

議者計木牌日經數縣拆夫銀兩多至數百金是何法紀乎